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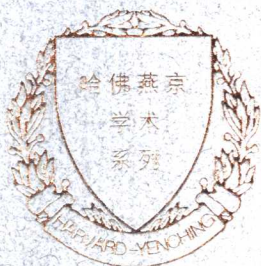
# 启蒙的反思

哈佛燕京学社编

REFLECTION ON ENLIGHTENMENT

Harvard-Yenching Academia Series

*Edited b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

# 启蒙的反思

哈佛燕京学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的反思 /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4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  
ISBN 7-5343-6514-7

I. 启... II. 哈... III. 启蒙运动—研究  
IV.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842 号

- |         |                                                             |
|---------|-------------------------------------------------------------|
| 出版者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 社址      |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1088.com.cn">http://www.1088.com.cn</a> |
| 出版人     | 张胜勇                                                         |
| 书 名     | 启蒙的反思                                                       |
| 作 者     | 哈佛燕京学社                                                      |
| 责任编辑    | 熊璐 田珅                                                       |
| 集团地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br>(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
| 厂 址     | 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石桥 61 号                                          |
|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
| 印 张     | 9.125                                                       |
| 字 数     | 204 千字                                                      |
| 版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br>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9.80 元                                                     |
| 发 行 热 线 | 010-62223842                                                |

## 编者手记

从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的百余年,以法国为中心,启蒙运动的思想狂飙席卷了西方,欧洲社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思想革命。从那以后,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成为一轮精神太阳照耀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它的影响强有力地穿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由启蒙精神所开辟的现代性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的典范,并且,这个从西方地缘经验中诞生的现代性,在其后的200年来,不可阻挡地成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典范,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几乎都把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当作无可置疑的头等大事,启蒙引领了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成为近现代社会最强势最活跃的话语权威。启蒙所强调的“人生而平等”,衍生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等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启蒙崇尚人的经验,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导致了19世纪到20世纪空前的科学和生产的大发展;启蒙用人的主体的理性自觉反抗中世纪神学对人的宰制,使得理性成为人类社会最高的精神权威,在追求“合理性”的过程中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以法制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启蒙坚信人的能力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人可以也完全能够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因此,进步、发展就成为人类永无止境的目标。正是这样一套全能主义的世界观构成了

我们生存时代的坚如磐石的精神基础。除此之外,它甚至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这样一种心态:要想现代化,就必须启蒙,没有经过启蒙的洗礼,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就被这样的心态笼罩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精英在启蒙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前仆后继。

现在,尽管启蒙精神依然如日中天,可是启蒙的反思同样也成为当代思想的大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启蒙的缺失和这些缺失所造成的灾难。由于启蒙突出个人的解放,尤其重视个人的权利,以个人权利为一切价值的基础,导致越来越失去控制的个人中心主义,使得家庭、社群的价值越来越边缘化,启蒙的光芒没有创造温暖,反而越来越冷峻;由于启蒙过度依赖于人的经验世界,因此,它极其成功地发展了“凡俗化”的世界,一套“凡俗的人文主义”彻底扫荡了所有的精神世界,甚至人类本身所创造的伟大的文化和艺术都已经成了亟待拯救的濒危物种,凡俗化越来越像是庸俗化了;由于启蒙过分地自负于人的理性能力,人越来越盲目地妄自尊大,无所不在、无所顾忌地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主宰,肆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相应地,人也越来越多地遭到自然的报复,人在自然中的处境事实上已经举步维艰;由于启蒙迷恋于“合理性”的制度建设,各种各样的程序更像是纵横交错的锁链捆绑了整个社会,使得社会在制度外的有机的活力几乎完全不能介入社会的创造和建设,而“制度合法性”却成为一个最好的掩体,保护了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个以平等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事实上却在形成史无前例的最严厉的不平等。由于启蒙把进步和发展当作最基本的观念,追求无限增长的财富,不仅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而且也成了个人价值的基本尺度,人日益成为财富的奴隶,这个社会使得绝大多数人无奈地用几乎整个

生命去交换维持生命存在的物质,生命的意义已经被货币、房子、汽车充分诠释,劳动异化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人的存在意义的沦丧已经相当彻底,幸福越来越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即使在学术界,这也几乎是不可企及的问题,鲜有人再关心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启蒙在创造伟大社会的同时,“馈赠”给人类的不幸的礼品,使得我们在享受启蒙的伟大创造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启蒙的弊端。

在发展中国家,对启蒙的信仰仍然是非常普遍的强势话语,即使在西方,主张启蒙的使命没有完成,坚持继续启蒙的,也还是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反思启蒙不仅容易受到误解,而且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一厢情愿。人们顾虑反思启蒙意味着颠覆启蒙的成就,人们以为所谓启蒙的困境,只是启蒙充分发展了的西方才有的富贵病,这一切离我们仍然遥远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心态不仅是对启蒙反思的意义缺乏基本的了解,其实也是相当幼稚地对待启蒙的态度。杜维明教授在讨论启蒙反思的时候,曾经对如何理解启蒙提出三个重要的基本方面,我相信这是进入启蒙反思的基本前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启蒙”和启蒙反思的意义是什么。所谓启蒙,第一,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文化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个现象的出现、它的发生学机制有充分的了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对启蒙有真正的了解,也就更不可能把启蒙的积极因素转化为文化中国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第二,启蒙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是非常强势的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文明信念,其中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成分。因为这个原因,它既是突出人的价值,又是夸张了人的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既有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的贡献,同时也有把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傲慢,现在,它受到来自解构主

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环保主义等方面尖锐的批评；第三，启蒙是一种有普遍性的心态。这就是说，启蒙在消解了中世纪的神学迷信后，自己也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就是启蒙的迷信，启蒙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永恒真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制度决定论、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追求富强为最高社会理想的发展至上主义构成了启蒙迷信主要的思想内容，所有的这些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当代社会的进程。

启蒙的反思就是要从这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了解启蒙的成就，破除启蒙的迷信，把被启蒙过分夸张的光芒所遮蔽的西方以外的文化价值重新带回现代社会，纠正启蒙的偏误，丰富启蒙的成就，使得由启蒙价值主导的“凡俗化”的社会转变成更富有精神性的社会，使启蒙所发展出来的充满竞争性的社会转变为更有人情、更有道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启蒙所追求的无限发展的社会转变为追求均衡、懂得自我节制的社会，使得人类可以免去因为掠夺、垄断、地缘性的文化自大而形成的仇恨和战争的恐惧！启蒙的反思是人类当代继往开来最重大的思想课题。

这就是我们主编这本《启蒙的反思》的初衷，也是我们对人类前景的批判性期待。至少，我们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者。

本辑中的很多文章都是精心之作，值得特别推荐的文章当首选杜维明和黄万盛的新的对话《启蒙的反思》。在本系列的第二辑中，我们曾发表了杜维明和陈名（黄万盛）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对那篇对话中的思想课题和观点结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现在这篇“启蒙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儒家和自由主义”的续篇。它主要是从儒家资源出发对启蒙的困境做出比较全面的回应。这可以被看作当代新儒家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发展。从“五四”以来,儒家思想有一个逐步转型的发展路向。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对社会、经济、政治、精神、自然、宇宙、历史和未来有非常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成为几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传承的最主要的精神依据。由于西方现代性的进入,从“五四”开始,儒家受到极其强烈的批评,儒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作为制度建设的资源几乎被完全抛弃了,人们在批评“制度化的儒家”的同时毫无区别地把“儒家的制度化”资源一并清洗了,甚至坚守儒家价值的第一代新儒家的中坚似乎也接受了这种观念。儒家没有制度性资源可以面对西方的“科学”、“民主”,梁漱溟把儒家转变成一种有价值的道德精神资源,熊十力则努力把儒家建设成一种哲学,这两个向度的努力在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和牟宗三那里分别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当然,这种把儒家引向精神化和学术化的努力,未尝不是好事,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理解就不会那么深入,贺麟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儒家的大转机、大契机。但是,在这个精神化和学术化儒家的过程中,儒家的制度化始终是个无法跨越的困境,它基本上延续了“五四”时期被放弃被搁置的状况。现在“启蒙的反思”成为重新思考儒家的制度化的重要转机,在杜维明和黄万盛的这篇新对话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对儒家制度性资源的再认识,可以看作是当代儒家政治学说的新的尝试。从这个起点开始,也许经过新儒家今后的第四代、第五代的努力,中华民族终将达成共识,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五四”洗礼后的祖国山河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昭现儒家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中华民族的家园乐土,它绝不只是精神文化,同样也是精神光辉照耀下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人伦关系,它也绝对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现代人对历史智慧的重新塑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呈现于人类

的新的生活典范。在那样一个时刻回首望来,面对今天的所谓“儒家为什么发展不出民主制度”、所谓“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人们会既感慨它的无聊,又感慨它的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且,它竟然会如此地认真执著!

本辑中有三篇文章是来自启蒙运动的故乡——法语世界,这三篇文章都是作者专门为我们这本文集撰写的,他们的重要见解一定会给我们形成一个“启蒙反思”另类谱系的深刻印象。

波士顿大学的罗森教授是美国相当有影响的哲学家,对启蒙的问题有非常全面的思考,是当代研究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精选了三篇关于启蒙的论文,既有为启蒙的辩护,又有对启蒙的批判,他的建设性的学术立场想必会让读者大开眼界。

本辑另有两篇文章是来自罗伯特·瑞斯艾教授,与罗森教授的哲学伦理学立场不同,瑞斯艾教授是从哲学史的过程来探讨启蒙的意义及其问题,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开启蒙之风气,到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掀起颠覆理性的初潮,启蒙的理性主义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解构的象征性过程,其中的象征性因素在今天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有意义了。

上述文章基本都是启蒙的内在谱系的反思,本辑其他的几篇文章则是来源于儒家世界的思考,这些文章展示了广阔的反思空间。我们希望这些努力仅仅只是开端,能够激发更多的学者贡献“启蒙反思”的真知灼见。

2005年1月13日识于哈佛

## 目 录

### 启蒙的反思

——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 ..... 曾明珠 记录整理( 1 )

启蒙思想与恶的问题..... [加]让·鲁瓦(117)

### 启蒙思潮与行动:影响和批评

..... [法]吉尔·德拉奴瓦(132)

### 本杰明·贡斯当,恐怖主义的批评家

..... [法]史蒂芬·卢内(145)

一个重思启蒙的温和提议..... [美]斯坦利·罗森(166)

悲哀的理性..... [美]斯坦利·罗森(187)

安乐的美德:启蒙运动评论 ..... [美]斯坦利·罗森(208)

### 笛卡儿《心灵之诸感情》中自然的教导与人的本性

..... [美]罗伯特·瑞斯艾(225)

### 奴隶,主人,暴君:尼采的自由概念

..... [美]罗伯特·瑞斯艾(254)

# 启蒙的反思

——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

曾明珠 记录整理

黄：自从上次进行了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后，我们希望能够就当今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它所面对的困境和可能的化解之道、它所拥有的资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深入探讨、继续对话、集成系列，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开始第二次对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对话事实上是对上次对话的延续。那次对话，正值国内学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蓬勃展开之际，这个讨论的本意是相当积极相当健康的，是希望对中国制度安排和中国的精神发展方向做出严肃的思考。但是，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意回避对一些基本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平实的对话，使得那场讨论的“火气”远远大于它应有的内容。

我们是常年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又对国内的发展非常关心，尤其是你，我记得你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美国，至今已 40 余年，一直致力于在国际学术界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再生始终保持着充满热情而又不失理智的关心和思考。因此，我们期望能够介入那场讨论，

至少把海外学术界关于那些问题已有的资源和儒家在长期发展中所拥有而又被今人严重忽视的传统资源带入那场讨论,争取开辟一些新的视角,形成有深刻含义的问题意识。我们那篇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发表后,我读到一些评论,总体上看,对我们的对话有较大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检讨与中国的转型有关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建设,形成一些较为系统的看法。这个期待或许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基础。

我想,所有我们曾经讨论的问题,无论是关于世界的,或是针对中国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如何认识启蒙”。关于启蒙,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各有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启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是价值领域的问题;其二,由于这些价值的出现,并且迅速地世俗化,导致对中世纪以来王权统治的挑战,致使民主制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方式,而且,民主正日益成为世界各个地区普遍追求的社会理念。

今天,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诸多的新因素,首先,在价值领域中,一些在启蒙时代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如同情、宽容、公平等,这些价值观念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关系?其次,由于生态环保的问题,由于近百年来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各个方面严重的资源短缺和危机,启蒙关于人的能力的无限可能的自大狂妄、人是自然的主宰而非朋友的观念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同样,在民主的领域中,也出现了很多预期和非预期的问题,不仅仅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实践出现了很多事与愿违的困境,引起了当代西方思想界对民主的批评和再

认识。这些方面合流汇总,使得启蒙的反思成为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论域。

可是,启蒙的反思进入中国,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它的困难在于,中国从“五四”到今天,可以说,有关现代性的全部思想建设几乎都是和启蒙的背景紧密相连,因此,当“启蒙的反思”横空出世,人们忧虑: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仍然需要启蒙的精神指引,现在提出反思启蒙,会危及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消除对启蒙反思的误解,使启蒙的反思在中国成为健康的现代转型所必需的思想前提,成了一个艰巨的理论工作。我想,启蒙反思在你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你四个基本论域之一,你对目前的处境一定有相当同情的了解,也一定有化解这些心结的理论考虑。

**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内部也涉及多元多样的课题,其中颇有张力。我觉得,提出启蒙反思必须要弄清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特别是近 300 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就是启蒙心态。比如,近现代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从制度上看,大学教育、政府组织、市场结构、各种不同的专业团体、种类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凡是与传统关系不大而是近代开发出来的各种组织和制度,以及它背后所预设的语言系统、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绝大部分都是近 300 年来启蒙所开辟的向度。

启蒙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理性,通常人们所说的“理性之光”,今天,也仍然有人习惯地称启蒙时代为“理性时代”。还有一个了解启蒙的重要方面是由韦伯着力强调的:合理化、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韦伯在定义现代化时认为现代化是个合理化的

过程,所谓合理化是指各种不同的组织都通过一种合理的程序和方式建构起来,而在现代社会中最能突出合理性建构的组织就是军队。科层制度是所谓合理性的最好体现,而科层制度最严格的是在军队。上下的关系非常明确,职位、任务和角色被严格规定,假如你不能完成既定的任务,或者轻忽职守,应当如何处置、惩罚,也有精确严格的规定,因此,每个人对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有非常清楚的了解。这是典型的合理化过程。现在的大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等等,其建制都是依据了合理化的模式。

与此有关的另一面,在西方叫作“凡俗化”的过程。有人把这个凡俗化的理论用到中国,企图讨论中国的三教的凡俗化过程,这个用法与韦伯用它来讨论基督教的凡俗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启蒙的出现标志走出中世纪,中世纪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典范的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并不是利用军队、警察来控制,而是依靠“象征力量”来进行控制。这个“象征力量”的资源基本上是来自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不是一般信仰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所谓 Christendom,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很有强制力的一套控制系统,这套控制系统是运用软性的力量来进行控制,和警察法律的控制大异其趣。举个例子,1000年来,西方从最杰出的神学家到贩夫走卒都认为不通过教会就不能得救,直到马丁·路德改教,才改变了这一观点,宗教改革意味着把个人从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中解放出来,所谓解放是指个人不再是通过教会得救,只要通过信仰即能得救。路德的改教对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例如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还有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这些人不见得不信仰上帝,这里面心灵的积习力量很大,但是,他们都是反神学的,认为神学是教条。再后面就是孔德,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迷信到形而上学、从形而上学到科学的历史

命定论,这个影响非常大,影响到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影响到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可以看出,因为是凡俗化,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被边缘化了,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主宰,发展出一套有非常强烈的西方地方性的“凡俗的人文主义”,它是一种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他们也强调理性,但主要是工具理性,是在手段和目的都非常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其实,这并不完全是由冷静的理性所推动的运动,它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即所谓的“浮士德精神”,具有很大的冲力。

除此之外,理解启蒙的发生必须要重视当时在科学领域中的重大突破,假如不了解科学突破对迷信的打击,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启蒙。当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达尔文,因为“进化论”的出现,基本上把上帝中心解构了。达尔文的理论原来是自然科学,到了19世纪后期被用到社会和人文领域,“适者生存”的理论原本是纯粹生物学的理论,是上百万年演化的理论,运用到社会文化领域,发展出一套宰制性的论说,其核心就是关于进步的理论,你不进步就必然被淘汰,整个人类文明被放在这个背景之下,这就不只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西方中心主义,以工业革命作为成功典范的中心主义。斯宾塞和赫胥黎都是社会进化论的主要思想家,虽然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大。把工业革命作为典范,其深层的含义是突出科学技术的作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这些地区工业革命的成功都被看作是科学技术的成就,尤其是技术运用的成功。同样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这个方面的力量不很强,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他们落后了。在科学方面,西方主要突出的是英国,突出它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突出培根。但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地域性的力量,在欧洲内部,它的发展事实上也是多元多样,有地域的不同,有阶段的不同,当然也有因为特殊人物的出现所造

成的不同情况。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就问题意识而言,我们所要讨论的启蒙究竟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黄:通常在哲学上谈论启蒙会注意两个重要的基本因素,你刚才都已经提到了。

一个方面是重视“百科全书派”,强调知识性,用批评的眼光看,就是以知识代替智慧。中世纪的大问题是通过“神启”展现智慧,与实证知识相去甚远,启蒙时代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人的经验和理性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去代替神启的智慧,进而摧毁神学的权威性。这一启蒙的任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显然被夸张了,一切事物的准则必须建立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不能被知识检讨的统统被当作妄言,那么,人的智慧呢?在人的精神结构中就存在着不能被知识化的智慧,这部分精神资源基本上从启蒙时代以来是越来越边缘化了,这种排斥智慧的知识结构成了人的精神建设的基础。在学校教育中,追求知识压倒一切地淹没了人生智慧的教育,学校教育与人的生存的关系越趋越远。当时,这种片面崇尚经验的倾向也传到了德国,但在德国受到了批判改造。由康德突出人的理性来消解过分强调人的经验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康德对法国的经验主义有相当严厉的批评,可以说,康德建立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完成了从经验到理性的启蒙哲学世界观的奠基工作。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与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现代繁荣有关,你提到技术因素在启蒙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看法。由于启蒙重视实证知识,导致了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大规模的技术发现,配合“工具理性”世界观的流行,使得工业化成为启蒙精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因为工业化的成功,创造了最大规模的物质繁荣,成为与启蒙相关的现代化的典

范。它的示范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们的出现,使得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把现代性直接定义在富强之上,认为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而你要寻求富强,你就必须走启蒙的道路,你就必须大力地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

这套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早期中国的启蒙阶段上,曾经有过突出自由、突出人性解放这类人文价值,但是很快就被“科学”、“民主”所代替。这后面有一些深刻的含义需要重新体味,原本人们对启蒙的了解,现在看来有很大的转向,原来比较侧重在精神性的层面,例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追求财富、追求效益,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就使得理解启蒙变得复杂了,从一套价值观念更多出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制度和手段,如何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资源、管理人,如何通过这管理创造更大的效益,然后把社会效益的大小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思路,可是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思路。今天,在我们的生存空间中,到处弥漫着一股功利主义的庸俗的腐朽气息,从政府到个人普遍地把实现功利当作最主要的价值原则,所谓“小人喻于利”,功利主义横决天下的必然结果就是解构“君子”,培养“小人”,把君子的价值当作一种多余的可笑,一个小人主导和小人得意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无望的社会。

我想,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启蒙反思,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两点上,一是启蒙的基本价值,在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经过长期发展的考验,今天对这些合理性的普世性和历史含义的再认识;另一方面,由启蒙的世界观所带出的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套制度安排下人的生存信念,到底给我们的社会 and 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